

From Sex To Power 韓亦倫

不知從那本「知識分子」的刊物裏看到：人到了青春期，空閒時間起碼佔了百份之六十是耗費在聯想、幻想及實際地去幹那件事情的，我對這類刊物從來都沒有興趣。自浸會畢業，出來做事之後，我便只看兩份「刊物」：信報（爲了炒股票）及明報週刊（爲了謀殺週末的時間）；我的意思是指中文刊物，英文的如PENTHOUSE和MAYFAIR等當然未包括在內。不過，這份「文化刊物」却間中吸引到我的興趣，原因就在於它在什麼「黃潮研究報告」裏無意中透露了這個「事實」，雖然我懷疑那個估計比率偏低了一點。

像我那樣的一個廿七歲，在銅鑼灣居住，在中環工作而又尚未娶妻的男人，又有什麼能力去否定這點「事實」呢？首先，晨早起來，衝上電車——由銅鑼灣至中環的最快速交通工具（多謝地下鐵路公司及交通署），多數可以找到個樓下座位；然後，人羣不斷地繼續擠上，直至到我面前的空間完全由人體所佔據爲止。你得相信我（因爲我在浸會是讀統計學的），在我視平點正面五吋以外是屬於較有曲線的人體部份的機會，約等於百分之六十六點六七，若左右兩面我能望到的也包括在內，那麼或然率肯定是百分之一百。（中環是女人做的，他們說）。腦袋停頓了七八小時之後，特別是在炎熱的夏日早晨裏，我又能夠做些什麼呢？（物理上我的身體根本不能做些什麼——在這種密度下，WELL，除了……）所以，我便命定似地去作精神活動：聯想及幻想那件事。FOR CHRIST'S SAKE，當然是和前面那幾個尊貴的異性啦！

之後，又回到寫字樓裏。我部門的波士據說是在美國浸過鹹水的M.B.A.，最喜歡新潮的「處境管理」理論。以前我們都是一排排的向着大門口坐，他一上任便大喊這種安排會引起什麼COMMUNICATION GAPS, ALIENATION和DYSFUNCTIONS，立刻把座位重新安排成爲八角形，使OFFICE裏每一個人都能看到其他所有的人，他滔滔不絕地解釋這種「環形結構」（RING STRUCTURE）的好處——自己却躲到掛起窗簾的大房子裏，我雖

然聽不入耳，但却深感同意。

據說「處境管理」的目標是提高效率，於是我這個OFFICER便沒有什麼東西好做，老實說，我每天的工作都可以在一小時三十分至一小時四十五分之內做完，意思是：我願意的話。就算我攤長來做，並且放肆地打電話去和經紀周談股經，我依然有太多的時間去培養我的想像力，特別是當我的部門裏除了PETER和JOSEPH那兩個傻仔之外，全部都是二八年華的SUSAN, JENNY及NANCY等等，而她們又那樣地熱愛那堆高積如山的出入口文件，永遠地低頭實幹。既然如此，我唯有充份地利用「環形結構」的優點，儘量地縮短我和她們在精神上和溝通上的距離了。

至於晚上及假日，就更不用說了，像我這種精力旺盛、有型有款的人，真是不愁沒有思想出路和實踐機會，特別在香港這個多姿多采的地方；固然，我自己是絕對不希望染上些什麼姿采的。

不過，最近我却發覺到有一種東西比那件事更有吸引力。又是拜我的新潮波士所賜，他不知爲了什麼緣故，竟然認爲我的工作「有極佳的表現」。因此當大老板將他升入中央副總經理時，他便獨排衆議，反對從別的部門調人來替他的位置，而推薦我做部門經理。這真可說是晴天霹靂，把我整個人驚醒過來。我以前爲什麼竟然這樣沒有上進心？爲何從來都未想過要「坐房」呢？還整日沉迷在那些胡思亂想裏，浪費精力！

你不能想像世界可以變得那麼快。當我還未在大房子裏安頓下來時，SUSAN已經向我展示那令我神魂顛倒但以前却難得一見的微笑，任我觀察她雙頰上淺淺的梨渦；JENNY又不斷地拉近我倆的距離，大概要我嗅清楚她那種中價的香水；而NANCY，十三點的NANCY，簡直就有點過份，其實，未必需要如此。至於PETER和JOSEPH，却和我距離得更遠——這當然是我不堅持他們也「懂得」（雖然我從來不以爲他們的智商會超過八十）的事情。「陳SIR，早晨！」對於這類聲音我已開始習慣，縱使我仍然清楚地記得他們在兩星期之前還在叫我做SIMON。

初初，我立下決心要發奮圖強，摒除雜念去安心工作，以免辜負我那個新潮波士的好意；但兩日之後，我放棄了這個決定。我發覺我要做的東西，比當OFFICER時起碼少了五倍，難怪波士對我的表現那麼欣賞。

於是，我便找到真理。我找到了另一個經紀——經紀黃，以便比較一下香港會和遠東的價位。我把部門的「結構」重新安排：把SUSAN調入我房內，把PETER和JOSEPH調到最遠的位置，而其他的女孩子都坐在我房門口。當然，我還將那討厭的窗簾，叫PETER拿去了。我開始發現我的幻想比以前更豐富，更有創造性。而在放工之後，我簡直就揮灑自如了。

跟着，公司謂要在行政上「現代化」，要搞所謂「權力下放」(DECENTRALIZATION)，文員的升遷和工資水平全部由部門經理負責訂定，上頭的核准不過形式而已。我的黃金時代到底來臨了！

現在，我生活得實在頗為寫意，週圍的人與我的關係想不到竟然會融洽到這個地步，而我的新舊習慣又可以完全沒有衝突。幸運之神對我似乎特別眷戀，連在股市裏也連接得手，情場(衆數)當然亦十分得意了。

我終於發覺：性與權力其實是可以相輔成的。



中環人